



江南女性民俗的 文学展演研究

On the Literature Performance of
Female Folklore in Southern Yangtze Region

毛海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南女性民俗的 文学展演研究

On the Literature Performance of
Female Folklore in Southern Yangtze Region



毛海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 毛海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 - 7 - 5161 - 7080 - 9

I . ①江… II . ①毛… III .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762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陈勤建

毛海莹博士的专著《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即将付梓，作为导师的我感到十分欣慰。

本书作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从民俗学、文艺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角度切入，对女性、民俗、文学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索和认知，提出了“江南女性民俗文学展演”这一跨度大、涉域广、透视力强的研究课题。这在学界尚不多见，具有较高的创新性。

民俗与文学的相连，并不是文学书写的猎奇，也不是出于乡恋情感的风俗画描绘，或因文学背景诉求乡土色彩的浸染，而是两者之间有更深层的天然联系。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就是人俗。它不是农民、乡下人的文化土特产，而是与人相生相随的基因型文化。民俗在文艺中的存在，与民俗学范畴中的民俗事象意义是不同的。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有关文艺民俗学（英文名 Folklore in Literature）一系列研究文章中就指出，人类是生物生命 DNA，又是文化生命的共同体。历史长河中人类的进步，更多的是文化的进化及对人的发展的深刻影响。与地球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生命的优势在于人的文化存在。而“人的文化存在是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基础结构的存在”，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人学观。依据这一人学观，民俗在反映人生的文艺作品中，它不是镶嵌于人生的简单饰物，而是沉淀于人物内心心理结构又显现于人物外在行为方式的文化密码。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虽然性格气质大相径庭，各不相同，但在构成其意识活动的兴趣嗜好及外在行为方式上，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这样的特征：人物意识活动和行为的

2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固定指向，与其在现实展现中对某种风尚习俗的爱好是一致的。人物往往就是在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民俗活动中，显示自己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特征。

人物的民俗行为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是历史古老悠久的传统覆盖在现实人生上的层层投影。透过这层层投影，我们发现人物性格之所以这样或那样，现实情境果然是重要的因素。可是，那相沿已久的某些民俗，以某种内在而普遍的精神现象，巨大的惯性力量，暗引着人物的走向。这样的人物刻画，不是现实人生平面的勾勒，也不是往昔历史的回忆，而是将历史与现实水乳交融般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显示出更为深层、更为完整、更为立体地把握人生的特色。由此而来的以民俗为题，“化俗为文”，“以俗写人”，成为重新审视、解读、研究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天地。

有关女性命运的文学形象刻画，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关注的一个热点。学界对此的研究，虽不能说汗牛充栋，可也不在少数。然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尤其是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的影响和束缚下，本土民族文化特色的话语系统较为欠缺。20 世纪的现代文学，在中国传统大裂变的转型期中，较多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和技巧的沾溉，而呈现出与西方文艺趋同的色彩。但是，中国传统在浸淫中成长的文学先驱，在反映人民生活、艺术形象、思想情感以及语言写作的表达方式时，受到自身固有传统文化修养所构建的内在无意识指向，而显现出无法隐去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踪影。本书作者在民俗与现代文学的深度解读中，别具一格地从常人很少关注的江南女性民俗这一文化视角展开系统探究，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女性民俗文学创作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女性、民俗、文学三维的结构中，建构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理论，显现了女性作者独特的思维和艺术匠心。

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为了真实地认知作品描写的女性民俗的真谛，作者读博的三年中，克服了在职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种种困难，先后多次赴江南地区的 10 余个县市区，对江南作家笔下的女性民俗物象、活动以及江南作家从事民俗创作的地域文化背景进行田野考察、调研，并对

80余位江南老中青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及一定的民俗访谈，为本书充实了鲜活的女性民俗资料。“民俗”是人一生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基本场域，人在这个生活的民俗场中会表现得更自然、更原始、更具人性。在此基础上所刻画的女性形象是真实、原始而富有活力的。在传统社会，历史的重负形成的陋习和良俗，对我国女性文化人格的塑造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作者充分吸纳了域外民俗研究中的展演理论，对我国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女性民俗文学展演，如文化生态语境、文学书写路径、文学鉴赏与批评等，进行了颇为系统的研析，进而为深入揭示女性人物形象和作品旨意提供了新的路径，作出了前人未发之新见识。

诚如作者所言，综观当代女性文坛，受消费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女性文学的局部出现了“欲望化”“快餐式”“随意性”的写作倾向，其塑造的扁平式、概念式、单一化的女性人物形象与现代文学的经典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而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以“女性民俗”为切入口进行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民俗中挖掘女性自然的人性，在民俗中表现女性深刻的人性，这不仅符合新时期“文学是人学”的人本价值取向，也是对当代女性文学一度颓废的“身体写作”倾向的人文主义反拨与矫正。

专著以“女性民俗”为基点所创建的“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理论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也为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深化打开了新的通道。现在专著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扶持正式出版，我为之祝贺并以此为序。

2015年4月12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女性文学“人学”建构溯源	(1)
第二节 女性民俗的相关研究概述	(9)
一 民俗学视域中的女性民俗	(9)
二 女性民俗与中国现代文学	(13)
三 江南女性民俗与江南作家创作	(14)
第三节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建立	(16)
一 女性民俗	(16)
二 文学展演	(18)
三 江南作家	(19)
 第一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化生态语境	(26)
第一节 江南自然生态场景的审美特征	(27)
一 刚柔相济的江南	(27)
二 形神兼美的江南	(30)
第二节 江南人文生态场景的女性构建	(33)
一 姜嫄与江南女性神灵	(33)
二 江南女学与母仪母教	(37)
三 江南民俗意象的女性指向	(42)
第三节 江南民俗语言与女性俗世理想	(46)
一 江南歌谣里的俗世情怀	(47)
二 吴语小说里的女性潜隐	(50)

2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三 民间戏文中的社群教化	(52)
第二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路径 (58)	
第一节 吴越地域文化浸润下的江南作家	(58)
一 江南乡土作家群	(59)
二 江南海派作家群	(64)
第二节 女性书写与民俗创作的融合	(68)
一 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	(68)
二 新文学作家与民俗活动的结缘	(71)
三 女性书写的民俗化倾向	(75)
四 作家对女性民俗的文学认知	(77)
第三节 民俗启蒙与女性民俗的传播	(80)
一 “五四”民俗自觉意识的“急先锋”	(81)
二 民俗自觉意识的文学实践	(84)
三 民俗启蒙创作的深层原因探析	(87)
第三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文本批评 (91)	
第一节 女性主义阅读的民俗解说	(91)
一 “寡妇”——民俗身份的女性阅读	(92)
二 颠覆性与女性诗学的建构	(95)
第二节 女性心理的民俗学审视	(100)
一 典妻婚的女性民俗心理分析	(101)
二 女性民俗心理的审美本质	(105)
第三节 女性民俗的日常生活审美	(109)
一 女性日常生活的民俗书写	(109)
二 穿越“女”与“性”的悖论	(113)
三 女性民俗的接受美学意义	(117)

第四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特质	(122)
第一节 乡土女性民俗：精神家园的能指与所指	(123)
一 江南乡村女性之文学民俗群像	(123)
二 江南乡土女性民俗的文学特点	(132)
第二节 都市女性民俗：摩登舞台的日常展演	(140)
一 都市生活化的娱乐社交民俗	(141)
二 集体无意识的信仰心意民俗	(148)
三 都市女性民俗的“摩登与狂欢”	(154)
第三节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内部探析	(160)
一 地域化的江南女性文学原型	(161)
二 文学叙述模式的人类学解构	(163)
第五章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167)
第一节 女性民俗的文化文学融合论	(168)
一 女性民俗的文化内涵阐释	(169)
二 女性民俗的文学意蕴构成	(170)
第二节 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论	(176)
一 女性主义与原型批评建构的理论渊源	(176)
二 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之文学观照	(180)
三 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之功能与实质	(186)
第三节 女性作为民俗主体的文学价值论	(189)
一 生态价值：女性民俗演进的“导航灯”	(189)
二 人性价值：女性民俗变奏的“主题曲”	(191)
三 学科价值：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发展前景	(194)
第六章 江南女性民俗文学展演的当代研究	(198)
第一节 女性民俗与当代江南女性	(198)
一 女性个体生命民俗的时代印迹	(199)
二 女性生产生活民俗的现代审美	(203)

4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三 女性信仰禁忌民俗的当代流变	(207)
第二节 女性民俗的现当代文学发展	(212)
一 民俗与启蒙的互动	(213)
二 民俗与政治的博弈	(216)
三 民俗与风情的相融	(218)
第三节 女性民俗：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实践	(222)
一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误区与盲点	(223)
二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实践与探索	(226)
三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当代影响及展望	(231)
余论 从文学到生活——女性民俗的未来之路	(235)
附录一 现代文学女性民俗相关作品	(238)
附录二 当代女性民俗问卷调查分析	(240)
参考文献	(247)
后记	(258)

绪 论

第一节 女性文学“人学”建构溯源

“文学是人学”这一经久不衰的学术命题自她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洗涤与沉淀，在新时期依旧显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是苏联作家高尔基，他以自己毕生的创作实践证实文学应该始终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即文学须以人为中心，不但以人为表现和描写的对象，而且目的也是为了人。他指出：“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作为现代思想的解放先驱和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他借助文艺作品开启民智、张扬人性，在文学中发掘人文精神，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也提出了“人性”“人道主义”的说法，“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②。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启蒙者的周作人，他和兄长鲁迅一样始终把“人”的启蒙作为新文学创作的主题和向标。

1957年，钱谷融先生因撰写《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而引起国内关于“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大讨论。当时，“工具论”^③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很有市场，钱先生对此持反对意见，因此于1957年

①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16页。1928年6月12日，高尔基被选为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的成员，他在庆祝大会上致答谢词时称自己毕生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该文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15日。

③ 苏联的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一书中这样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种“工具论”的观点随着苏联文艺思想向中国的大量移植也流行到中国来。

2月撰写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他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钱先生正是继承了中国“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启蒙精神，并充分发挥了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因而得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一崇高而有远见的命题。他在文中反复强调：“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①

在笔者看来，“文学是人学”实际上是一种“大美学”的观念，“人”是文学的表现对象，是文学彰显其内在活力与生命张力的“灵魂”。我们把文学看作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并追求一种文学与人的合二为一的境界。可以说，“文学是人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种美的境界。既然一切文学要以“人”为中心，那么，古往今来的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又是如何描写人、对待人的呢？

钱谷融先生对“文学是人学”的深度剖析提供了我们借鉴与思考的路径。他认为古今中外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中所浸润着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②。正是因为作家心底所深藏的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左右、决定着他们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由此作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以及不同作家创作方法之间的区别也得以客观地显现出来。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从生物本能的角度去理解人、看待人，他们排除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只是把人当作地球上的生物之一，当作一种具有一切“原始感情”（即兽性）的动物来看待，因而在文学的表现上是用蔑视人、仇恨人的反人道主义的态度去描写人、对待人的。而现实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迥然不同，他们在文学描写上充满了尊重、同情的人道主义精神，把人当作活生生的个体，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去理解、阐释，体现了作家的美学理想。结构主义、符号学、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在对待人的态度上基本上是蔑视现实、远离人生的。符号学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著作《人论》中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

^①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7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①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卡西尔的人论无疑又把充满感情的人推向冷冰冰的“符号之网”。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阶级论者似乎有意避开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把典型归结为社会本质、阶级本质，一谈典型就必然得是某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阶级论这种对“人”的机械狭隘的划分与界定无疑是把人道主义拒之门外。

其实，在上述多种考察视角中，还有一种视角值得关注，那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谈“文学是人学”。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女性主义批评先驱伊莱恩·肖瓦尔特早在1978年就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ism)，这是对妇女文本阅读和对妇女作家之间以及妇女与男人之间的互文本关系的分析。她在《女性主义与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理论的架构既不割裂文本的形式主义方式与‘非文学的’语境，又不脱离性和文化来看待解释、阅读以及性别问题。”^②可见，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是建立在鲜明的性别视角的基础上，而且她已经认识到性别的意义必须在历史、民族、种族等其他各种语境中加以解释。无独有偶，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特莱萨·德·洛尔蒂斯也看到了在女性主义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问题，“概念的、多样的、转换的以及经常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一特征是由异类的和他治的性、种族、阶级的以及经常跨语言和文化的表现所构成”^③。可见，以性别差异为主要文学视角去观察女性、研究女性正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一大特点。

20世纪80年代，受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影响和中国“人的解放”思想大潮的冲击，中国女性文学移植了西方女性主义性别视角，在创作中表现出较强的女性自我意识，然而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所表现的个人独立性仍隐伏于社会群体性之中。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女性文坛上出现了“私人化写作”^④潮流，女性的主体意识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

^①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②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女性主义与文学》，戴阿宝译，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④ 私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般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的写作为代表，又有人称为“新状态文学”“晚生代文学”“个人化写作”。

显。“私人化写作”以女性的性别为言说主体，彻底颠覆传统男权的神话。这种写作潮流的出现一方面回应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性别视角的观照，在一定时期的确起到过引领女性文学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同时由于缺少本土的关怀和历史的积淀，“私人化写作”也渐渐地暴露出它后劲不足的缺点与滑入歧途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占据中国女性文坛一隅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大量出现，更是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女性主义性别视角西方化文学移植所带来的尴尬与难度。其实，在笔者看来，西方女性主义性别视角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抑男扬女，其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建立一种对现有的人类文学知识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力的新型的知识话语，从而体现女性主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或女性文学批评家未能彻底地领悟“文学是人学”的真谛，因而对“女性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海外女性学者刘禾已经意识到，她指出：“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读和误解为仅仅是为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一种理论诉求，但实际上，改变女性命运只是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的目标之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更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全面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如今构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许多国家知识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①

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后继乏力迫使一些学者将眼光转向新的话语资源，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的悄然崛起便是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及理论增长点。有研究者指出：“从文学批评角度看，借鉴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关于日常生活的价值、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活动模式、日常生活的异化及其改造和提升等理论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也有益于突破单一的性别视角文学阐释，获得更为深厚、有力的文学阐释空间。”^②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固然有其合理及独特之处，但由于日常生活理论最早源起于西方文艺理论，因此将它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当代女性文学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基于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思想，殷国明教授进一步指出，人道主义就是一种人学，并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它（指人道主义）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人类自身的觉醒，呼唤在异化状态下失落的人性，对于

^① 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日。

^② 陆兴忍：《走向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论日常生活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人学的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① 笔者认为，作为“人学”思想精髓的人道主义在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或研究中同样值得重视。具体地说，以女性主义为视角的女性文学应是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和她的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多方面地、具体地来加以描写、表现。在作品中所出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人”，具有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人。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是由具体的女主人公的具体活动构成的，是以生活本身综合、整体、流动的形式，以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认为，上述所提及的中西方女性主义创作或批评视角固然有其各自的特点与优势，但倘若以“人道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的“人学”指数，无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还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坛带有性别意义的身体写作，抑或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的独辟蹊径，都是与女性文学倡导“人学”的本真面目有所偏离的。

从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不难发现，贯穿于女性文学的人道主义始终与“启蒙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人的解放”与“人性的唤醒”则是女性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日益深入，女性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冰心、陈衡哲、庐隐、冯沅君等作品纷纷关注了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然而由于启蒙时代精神与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女作家们对人性的追求只停留在“精神之爱”；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被阶级矛盾、民族战争的烽火硝烟所笼罩，丁玲、冯铿、关露、罗淑等女作家的创作渲染上了一定的社会政治色彩，在历史的空隙间，张爱玲、苏青、梅娘等在沦陷区的独具女性性别意义的创作，使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文学呈现出“社会政治”与“女性性别”并存的状态；“十七年”时期由于宏大社会主题的加入，女性文学整体上缺少个性化、女性化的创作，即使有茹志鹃、杨沫、宗璞、刘真等在创作上所使用的女性化表现手法，也难以改变当时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掀起的“人的解放”的思想大潮唤醒了女性作家主体意识的复苏，戴厚英、张洁、谌容等作家的作品标志着女性文学创作第二个高峰的到来，然而女作家们笔下的女性大多是作为群体性人格和人性的内涵出现的，而依然缺少个性化的活生生的“人”。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的经典传承也使女性文学得以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坛时，女

^① 殷国明：《钱谷融与“文学是人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

性文学的“人学”构建就更加凸显出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几年前，刊登在某报的一篇文章吸引了笔者的眼球，文中写道：“晚兴的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与历史的遮蔽、同化激情对抗，获得了个性化的写作维度与个体生命的鲜活弹性，在多元演绎中凸显了独立的品格。而21世纪初的文化生态使由个性化写作整合起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分流，演绎着新的精彩与无奈。”^①接着文章分析了20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文化生态，肯定了“为文学史而写作”的张洁、铁凝、王安忆等优秀女性文学作家，同时也对“为市场而写作”、成为时尚与消费另类产物的女性文学扼腕叹息。笔者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一些新生代或晚生代的女性作家以“快餐式”的文字或网络日记充斥着女性文坛，从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到九丹的《乌鸦》、木子美的《遗情书》甚至竹影青瞳“图文并茂”的网络写作，^②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版图上已经鲜明地呈现出一个欲望狂欢的市场写作景象。这些女作家们以自传、半自传或模仿自传的书写方式，占据着平面媒体或网络传媒的制高点，在描绘着感官上欢乐尖叫的同时发出精神上虚无颓废的呻吟。无独有偶，笔者近期也关注了《中国的女性文学现状》一文^③，文中作者对当代女性文学中出现的“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持批判态度的同时更是尖锐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认为晚生代作家的参与、网络写作的流行之所以能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表现空间，关键是得到了文学批评界的“认真对待”。言外之意，对当今女性文学批评界的这种“推波助澜”作用也表示质疑。

① 毛正天、冉小平：《中国女性文学当下生态的审视》，《文艺报》2006年1月25日。

② 棉棉，本名王莘，当代中国新生代作家，1970年出生于上海。代表作自传体长篇小说《糖》围绕着“自由和选择”这一既古老而又时新的话题，叙述了一个“问题女孩”红和她在青春迷途中邂逅的几个同样有“问题”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在小说中，红和赛宁们从未尝试过却天生不喜欢被任何抽象或具象话语控制的感觉，于是选择用身体欲望的本能冲动来反叛一切话语。卫慧，被称为“晚生代”“新新人类”女作家，1973年出生于浙江余姚。代表作《上海宝贝》写于1999年，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上海美女作家与中国男朋友及德国情人之间的三角恋情，故事并不复杂，但整篇文章充满灰色、颓废的内容，所以备受争议，曾遭封杀。2001年，九丹的成名作《乌鸦》围绕王瑶、芬等大陆女性与一个男子直接的性爱经验的描写，因其肉体裸露而使小说滑向了欲望化书写。2003年，木子美的《遗情书》始于博客中文网，因其真实的“性体验”而迅速走红。从艺术和审美的视角来看，木子美的性爱日记文字浅俗、文笔粗糙，但因其是她与不同男人的多夜情的故事而夺人眼球。2004年，竹影青瞳在博客网站撰文而一下蹿红，她走红的秘诀就是将其“性感”的文字连同自认为“唯美”裸照发表在网上，有人将其写作界定为“裸体写作”。

③ 参见汕头大学文学院网页 <http://www.wxy.stu.edu.cn> 《中国的女性文学现状》一文。